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七八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LB69/08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七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七八冊目次

子部·譜錄類

古器具名二卷附古器總說一卷

〔明〕胡文煥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萬曆自刻本

一

宋淳熙敕編古玉圖譜一百卷

〔宋〕龍大淵等撰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四年康山草堂刻本

七三

泉志十五卷

〔宋〕洪遵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刻秘冊彙函本

七〇九

百寶總珍集十卷

不著撰者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七八六

古器具名二卷附古器總說

一卷

〔明〕胡文煥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萬曆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器具名

二卷附古器總說一卷》提要

古器具名凡例

一是書先博古圖次考古圖又次欣賞編其欣賞編中多有出於考古圖者名雖同而式或異則擇其善次所不拘

一鼎彝尊壘之類凡有一名色者則取其一器以具之如取一鼎則他鼎不復重故曰之曰古器具名是蓋一器之總名若稱鼎稱彝稱尊稱壘是已非若商周秦漢文王

夔龍百乳虎首之名也

一器必皆擇其善者以備考閱如一名之中善者居多因限於一不能無遺也如器僅能具名則雖有未善亦所取入以求名之是具

一名同而式有不同者亦唯取一為定或式似而名有各異者此又以名為主雖式似不妨取之

一內既有鑑而又有水鑑如此之類其名若同然實器有不同而用亦有所不同也寧皆異之不為重複

一內有一器而二名者則必併之為一其下從註明曰一名某如此庶便博考

一有減小樣製者原本皆註之今本改小便夫游覽大都減小樣製者此中居多且其自有分寸不復加註

古器集卷九例

六〇

一凡有銘者皆照書篆字而不加釋此固從器當然然亦本小無隙耳嗜古玩者又獨不能釋之哉若後考古中有器一二銘篆少有不同者則寧從其首節為是

一器之總論唯博古圖有之今另附于卷後庶博考者為無遺嘆

一器之有名者外此數書何能管窺蠡測哉縱有耳目之得亦不敢妄具以附禮樂如

時器非古更所當斥

一說中頗有關文今寧從之不取妄以臆見漆補以貽博考者哂

一舊刻皆前圖後說今改為左圖右說庶使覽者無翻揭之勞

一博古諸圖自宣和至今未免遺佚器之于名或有掛漏處幸同志者正而補之

古器集卷九例

六一

古器總說附

鼎彝總說

錢唐 胡文煥 德甫 輯

周易六十四卦莫不有象而獨於鼎言象者聖人蓋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至於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仰以觀於天俯以察於地擬而象之百物咸備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圖以象乎陽方以象乎陰三足以象三公四足以象四輔黃耳以象才之中金鉉以象才之斷象饗餐以戒其貪象雉形以寓其智作雲雷以象澤物之功

古器總說附

一〇

乙

功著夔龍以象不測之變至於牛鼎羊鼎又各取其象而飾焉則鼎之為器衆體具矣不特以木巽火得養人之象而已故聖人惟以鼎為象然鼎大者謂之鼎圓弁上謂之嘉附耳外謂之釂曰崇曰貫則名其國也曰纘曰刑則著其事也曰宰曰陪則設之異也曰神曰寶則重之極也士以鐵大夫以銅諸侯以白金天子以黃金飾之辨也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數之別也牛羊豕魚脂腸胃膚鮮魚鮮腊用之殊也然歷代之鼎形制不一有腹著饗餐而間以雷紋者父乙鼎父癸鼎之類是也有鍊色如金著飾簡美

者辛鼎癸鼎之類是也有緣飾旋花奇古可愛者象形鼎橫戈父癸鼎之類是也有密布花雲或作雲雷迅疾之狀者晉姜鼎雲雷鼎之類是也有隱饗餐間以夔龍或作細乳者亞虎父丁鼎文王鼎王伯鼎之類是也或如孟鼎之侈口中鼎之無文伯頌史頌鼎之至大金銀錯鼎之絕小或自方如簠或分底如鬲或設蓋如敦有大小不同而制作一體有款識雖異而形制不殊或造於一時或沿於異代按而求之若辨黑白大抵古人用意皆有規模豈特為觀美哉若乃款識名氏雖曰夏商從高陽之質以名為號配以十

古器總說附

一〇

乙

千而加之以父然齊有丁公乙公癸公幽公之第曰乙齊悼之子曰壬則十千之配未必皆夏商也周大夫有嘉父宋大夫有孔父齊頃之臣有丑父召公之後有父乙則加之以父皆夏商也至於形之圖者如父癸季頌形之方者如文王單景其銘迺曰作尊彝作從彝何也蓋先王之時作奇技奇器者罪不容誅用器不中度者不鬻於市戒在於作為淫巧以法度為繩約要使其器可尊其度可法而後已是以沈子作盂而銘曰寶尊孟金父作敦而銘曰尊敦父已作彝而銘曰尊彝號叔作鬲而銘曰尊鬲則於鼎曰尊

者為其器可尊耳非六尊之尊也鴈婦作鬯而銘之曰彝父辛作卣而銘亦曰彝伯所作者舟也鬯也獻也皆以彝銘之單所作者舟也彝也盃也亦皆以彝銘之則於鼎曰彝者為其度可法而六彝之彝也故左丘明外傳稱法度之器曰彝器邢昺疏爾雅亦謂彝為法則尊彝者禮器之總名猶戈矛劍戟其用不同而總謂之兵匏土革木其音不一而總謂之樂爾然則器非尊彝而以尊彝為銘者又不可不辨也夫牛首之鑄泗水之亡雖不復見然歷代所寶為時而出者莫知其極惟考覈制作參稽字畫推原而審訂之則物象之多名氏所疑與夫無欺識者將大判於今日矣

尊壘總說

在昔三代盛時凡酌 裸將通用於人神之際故酌飲用於人亦 於神裸將所以禮神亦所以禮人是 以尊壘彝舟相為先後而行之然周官冢人先尊以 尊尊而彝卑小宗伯先彝以言其用則先彝耳彝用 以裸既裸則已尊用以飲飲則必有繼之者故繼之 必資諸壘此詩所謂鉶之釐矣維壘之耻之義矣於 司尊彝之職有六尊言其數復言其名酒正之職有

古器總說附

六〇

三

古器總說附

六〇

四

八尊言其數不言其名者蓋八尊所以廣六尊之數也至於壘則一種而已有六壘所以副六尊耳夫尊有六而在周則設官以司之辨其用與其實故有謂之獻謂之象凡春祠夏禴其朝踐再獻之所用也謂之著謂之壺則凡秋嘗冬蒸其朝獻饋獻之所用也謂之泰謂之山則凡追享朝享 踐再獻之所 用也若夫爾雅不言尊而曰彝自壘器也者謂彝自 尊者兼得而用之也捨周官而見於它傳則分而言 之故有所謂上尊曰彝中尊曰卣下尊曰盃凡以彝 之為常也故曰上尊而已在高之世以質為尚而法 度之所載故器之所皆曰彝至周之文武制作未備 商制尚或存者則尊彝之銘間未易焉今台公尊文 考尊皆周時器而亦謂之彝蓋本諸此

彝舟總說

周官載六彝之說則錫彝鳥彝黃彝與夫虎雉 之屬也釋者謂或以盛明水或以盛鬱鬱其盛明水

是也彝尊彝虎彝是也其盛鬱也則鳥彝尊彝惟彝
祠夏禴秋嘗冬烝以酌以裸莫不挹諸其中而注之
焉然器以藏禮載禮而行之則即器以明其用而器
固不能常存也繇是去古既遠或失其傳而當世無
從稽考往往遂為一時穿鑿臆說而聚訟紛糾當年
莫能破其繆妄焉國家因積德百年之後講禮明樂
收攬前代遺製而範金之堅多出於僻陋潛環之興
者四方來上如鐘鼎尊壺之類動以百數因暇日悉
討論其義多得於款識銘文之間於是彝尊亦數
詳辨而誤先儒之失也彼殊不知彝之有彝蓋其類
相須之器猶尊之與壺餅之與鬯焉先儒則以謂彝
者其形如盤若舟之載而彝居其上豈其然歟今之
所存有如敦足舟垂花舟大略與彝僅似則其為相
須之器斷可見矣然雖夫所謂彝則法之有常而寓
於器者皆可謂之彝故周之伯實自其銘有曰尊彝
周之召公尊亦曰父乙寶尊彝也若夫特謂之彝則
惟周官六彝為正名無二焉

自總說

自之為器中尊也夏商之世總謂之自則鬱也

之尊獨謂之自蓋周官尊彝皆有司所以辨其用與
其實所謂六彝者鷄鳥犀黃雉虎也六尊者獻象著
壺泰山也而禘祭則合諸神而祭之者也故用五
三酒通鬱也各二尊而尊之數合十有八禘祭則禘
祖之所自出者也故用四齊三酒關二尊而尊之數
合十有六是則通於鬱也二尊者其所以為自也何
以言之成王寧周公之功而錫之以秬鬯二自平王
命文侯之德而錫之以秬鬯一自皆實鬱也知其為
自明矣蓋秬者取其一稃二米和氣所生也則取芬
香條達而和暢發於外自之所以為中者惟其備天
地中和之氣非有事於形氣之末而已凡所以錫
功賞有德亦使其強不過中後不失夫至
中之道故爾然彝也尊也自也皆盛酒之器用有所
宜則名有所不同賈公彥以謂上尊曰彝中尊曰自
下尊曰壺爾雅亦曰自中尊也故取其中中也者天
下之大本以其德足以成天地而配之者也故自所
以實之鬱也者義在茲歟

瓶壺總說

禮器之設壺居一焉在夏商之時總曰尊彝逮於周
監二代則損益大備故烝嘗饋獻凡用之壺次於尊

彝用於門內然壺用雖一而方圓有異故燕禮與夫大射卿大夫則皆用圓壺以其大夫尊之所有事示為臣者有虛方之義故用方以其士旅食卑之所有事示為士者以順命為宜固用圓壺之方圓蓋見於此至於禮禮梁在北而八壺南陳梁在西而六壺東陳蓋東彝以動出而有接南假以大顯而文明乃動而應物以相見之時也以壺為設豈不宣哉且詩言韓侯取妻亦曰清酒百壺壺非特宗廟之器凡燕射昏聘無過而不用焉故其制度銘刻不一蓋自三代以來禮不相襲迄于秦漢去古既久而制作愈失故有刻木繪漆皆出諸儒一時之臆論夫尊以壺為甲蓋盛酒之器而瓶者亦用之以盛酒者也此周人有瓶之聲矣之詩然後知瓶亦古人之所用者然其字從瓦所以貴其質而此皆銅復作螭麟鸚鵡之飾蓋古人大體至漢益雕鏤矣然賈至稱漢雜三代之政而王通亦謂捨兩漢安之則制作有出於此者宜亦可觀也已

爵總說

凡彝器有取於物者小而在禮實大其為器也至微而其所以設施也至廣若爵之為器是也蓋爵於飲

為特小然主飲必自爵始故曰在禮實大爵於彝器是為至微然而禮天地交鬼神和賓客以至宮昏喪祭朝聘鄉射無所不用則其為設施也至廣矣攷之前世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則爵之所取者小又其為器至微也信然然周鑒前古文大成而特以爵名其一代之器則豈不有謂蓋以在夏曰琖在商曰罍在周曰爵名雖殊而用則一則其取象各具一妙理耳故其形制大抵皆近似之琖從彡故三足象戈罍戒宣故二口作啗爵則又取其雀之象蓋爵之字通於雀雀小者之道下順而上逆也挽而喙仰而四顧其慮惠也深令諸爵前若喙後若尾足修而銳形若戈然兩柱為耳及求之禮圖則刻木作雀形背負琖無復古制是皆漢儒臆說之學也使夫觀此三代之器則豈復有是陋哉

罍觥斗卣解角等總說

大告戒不生於理之有餘而起於言之不足大道之世天下為公何嘗切切於是迨夫禮義修於後世之偽法度立於至情之衰故創一器則必有名稱一名則必有戒異代因襲不一而足自三王以來各名其

一代之器至周則又復推廣然皆所以示丁寧告戒之意若曰罍曰觚曰斗曰卣曰解曰角之類是也嘗讀詩至賓之初筵有曰賓既醉至載號載奴其終也至於由醉之言俾出童羖然後知酒之敗常有如此者敗常若是安得而不喧哉先王制罍所以戒其喧也又曰側弁之俄屢舞僊僊而繼之以醉而不出是謂伐德然後知酒之敗德有如此者敗德若是安得不孤哉先王制觚所以戒其孤也至於斗亦法度之所在昔人固有酌以大斗者若成王養老乞言而載於行葦之詩者也惟卣不見於禮經而莊周謂卣言日出者以其言猶卣之用有反復而無窮焉且玉卣上壽見於漢祖而樊將軍亦有卣酒之賜則知卣之為器其來尚矣若夫解與角則以類相從故昔之禮學者謂諸觴其形惟一特於所實之數多少則名自是而判焉故三升則為解四升則為角及其飲也尊者舉解卑者舉角如是而已耳然禮失於古遠之後而尊爵飲器之類往往變而用木形制既陋而復加以髹漆內赤外黑彩繪華絢悉乖所傳是非莫得而考正殊不知三代範金以寓典法豈然不同及觀此器一出非徒足以取證其謬而亦悟先儒之可笑矣

敦總說

厥惟禮初汙尊杯飲菁梓土鼓惟時通誠導和而鬼神可致若乃後世烝享盡九州之味韶獲備九成之舉然後視禮初之制者為不足施於今是豈古拙而今乃工耶此制作之君與時為損益五帝不相沿三王不相襲亦非好異而作古也時異則迹異耳若乃敦者以制作求之則制作不同上古則用瓦中古則用金或以玉石或以木為形器求之則形器不同設蓋者以為會無耳足者以為廢或與珠槃類或與簠簋同以名求之則名不同或以為土簋或以為正盤或用求之則用不同或以盛血為尸盟者之所執或以盛黍稷為內宰之所贊以敦求之則數不同明堂位曰有虞氏之兩敦小宰則曰主婦執一金敦黍此敦之制故不可以類取之也今歷觀其器書畫彝錄因時而制踵事增華變本加麗求合於古則不可得而定論故今所見形器一體而類多者有若鼎三足腹旁有兩大耳耳足皆有獸形其蓋有圈足却之可置於地者如邠敦伯庶父敦宰辟父敦之類是也其間形器不一方之邠敦諸器小異而無蓋若哆口圈足下連方座者敦是也上鉞兩耳者周姜敦是也耳

有珥足作圖者伯敦敦敦周度敦是也自毀敦而下
四器雖形器不一終不失敦制而又皆銘之為敦因
以附諸敦之末豈古人形制與時為宜而有所不同
耶抑道衰禮壞度數與之為因革也於是若稽上古
而議禮之臣因茲以成一代之典由是禮文燦然革
弊陋於前古可謂盛矣彼若禮圖之制錄龜為蓋繪
形赤中與古制無略似者殆亦學禮之士沿襲舊章
之謬補遺完缺止能傳其所聞使夫觀乃器稽乃時
雖俟百世其無惑矣

簠簋豆鋪總說

古器總說附

六〇

卷二

禮始於因人情而為之蓋以義起而制之使歸於中
而已明以交人幽以交神無所不用必寓諸器而後
行則簠簋之屬由是而陳焉然去古既遠禮文寢失
遺秦滅學之後其書焚矣疑以傳疑而無所考證
則諸儒臨時泛起臆說無足觀者故見於禮圖則以
簠為外方而內圓以簋為外圓而內方六其中以實
稻梁黍稷又皆刻木為之上作龜蓋以體龜鏤之飾
而去古益遠矣曾不知簠盛加膳簋盛常膳皆熟食
用匕之器若如禮圖則略無食器之用今三代之器
方圖異制且可以用匕而食復出於治鑄之妙而銘

載繁然則先王制作尚及論也豈刻木鏤形者所能
騁騁哉至於豆則乃其實水土之品亦所以養其陰
者夏以揭豆商以玉豆周以獻豆制作雖殊所以為
實濡物之器則一也昔醯人掌四豆之實凡祭祀僕
薦羞則豆之用於祭祀者如此士昏禮設六豆於房
中則豆之陳於昏禮者如此以之示德惠之燕訓恭
儉之饗亦待此以有行者也是以天子之豆二十有
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七凡
以尚德也卿老六十者三十者四十者五十者六十
者七十者八十者九十者十者七十者八十者九十
者六十凡以尚齒也然則用豆之義其可忽諸嘗考制
字之法禮必從豆以禮之不可廢也豐必從豆以時
之不可緩也戲必從豆以交際之不可忘也故孔子
於造次之間與夫答問之際嘗眷眷於此者蓋為是
爾若夫劉公鋪與夫君養鋪之二器舊以其鋪之聲與
簠相近因以附諸簠今攷簠之器方而鋪之器圓又
自與豆登略無少異故其銘前曰君作養鋪而疑生
之豆亦曰養豆則是其銘亦近之疑銘之以鋪者有
鋪陳薦獻之義而其器則豆耳故以附于豆之末云

簠簋總說

簠之為器上若甌而足以炊物下若鬲而足以飪物

蓋兼二器而有之或三足而圓或四足而方考之經傳惟周官陶人為甒止言實二補厚半寸厚寸而宋釋其器之形制鄭玄乃謂甒無底甒而王安石則曰從獻從瓦甒獻其氣甒能受焉然後知甒無底者所以言其上高獻氣者所以言其下也然說文止謂為甒蓋舉其具體而言之耳五方之民言語不同故各為方言以自便是以自關以東謂之甒或謂之甒至梁乃謂之銘或謂之酢銘名雖不同所以為器則一而已是甒也有銘曰甒者謂其法度之所寓而有甒故也惟有常而不作奇功此所以為執物歟其後漢古事錄述附

甒甒總說

周官三百六十各有司存陶人之職所司之物而甒居其一夫甒與甒致用則同然祀天地禮鬼神交賓客脩異饌必以甒至於常饌則以甒是以語夫食之盛則必曰甒盛語夫事之革則必曰甒新而甒則特言其器而無義焉亦猶簋所盛者稻粱而簋者黍稷

而已故王安石以甒甒之字為一類釋之以謂甒取其鼎盛而甒言其常饌其名稱其字畫莫不有也今攷其器信然且甒雅以甒款足者謂之甒而博雅復以敵饌甒甒皆為補則甒甒屬又補類也然而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則名亦隨異故北燕朝鮮之間謂之鑊或謂之餅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鑊或謂之鑊惟吳揚之間乃謂之甒名稱雖異其實一也漢志謂空足曰甒以象三德蓋自腹所容通於三足其製取失鑊大則氣由是而易以通也若甒之為器則實取熟物而許填謂似釜而大口蓋是器特適時所用非以載禮今考其所存則銘範以成者似異乎許氏之說豈非不必拘於形製徒取諸適用而然乎

蓋總說

有生之氣體必資飲食以為之養故昔人以酸養骨以鹹養脉以甘養肉以辛養筋以苦養氣然五味所以養生亦所以害生者凡以不得其平而已於是或有餘或不足則必有以殘其氣體者此味所以貴乎和也夫蓋盛五味之器也其制度與夫施設不見於經惟說文以謂從皿從禾為調味之器王安石以謂如禾則從禾者蓋取和之意耳且甒以大烹資此

以薦其味也鬻以常飪資此以可於口也雖然言其器則山其口以盛物者皆皿也惟中而不盈則為盥而多得則為盈合而口斂則為盥曰水以澡則為盥凡制字寓意如此則盥之從水豈無意哉昔晏子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即火均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燂其過而史伯亦謂以他平他謂之和則和者以其眾味之所調也今考其器或三足而奇或四足而耦或腹圓而區或自足而上分體如股膊有鑒以提有蓋以覆有流以注其款識或謂之彝則以法所寓也或謂之尊則以器可

古禮總說附

卷一

尊

尊也或謂之自則又以其至和之所在也噫太羹玄酒有典則薄滋味則盥也宜非所尚迨夫三酒具而銅羹設則自是而往有以盥為貴者矣

盥盤斗詭鬯冰鑑冰斗總說

器為天下之用而有合於禮者有適時而便於事者合於禮則方尊彝醢醢豆簋簠之屬是也其或燕私之所奉滋味之所養寒暑之所宜則處尊廢貴而肉食者固異乎糞食卑賤之等倫又安得無供承之備以致其用乎故有鑊斗焉以待斟酌有詭焉以具醢醢鬯方其寒則資諸溫而禦彼重陰凝沍之氣

方其暑則資諸朝覲所出之冰而祛其煩燠之憚由是湯鑊冰鑑冰斗各順時而出焉雖然尊彝之器考諸漢唐曾無一二而鑊斗冰鑑復不觀商周之制作者何也嘗試議之夫無見於今者未必皆無也但禮隨世變所用有異耳蓋自周而上以禮為實用故禮器之末者或略焉而於本特致詳自周而下以禮為虛文故禮器之大者或略焉而於末為曲盡惟其本末詳略之有殊所以見於世者多寡有無之或異也

匱匱盤洗盆銷杆總說

古禮總說附

卷一

匱

公食大夫禮曰小臣具盤匱鄭玄謂君尊求就洗置公彥又援郊特牲不就洗之文以謂匱匱匱所以為君聶崇義從而和之且陳開元禮謂皇帝皇后太后行事皆有盤匱而亞獻已下與攝事者皆不設以顯君尊不就洗之義是皆執泥不通之說殊不知內則論事父母舅姑之禮而曰杖屨祗飲之勿敢近教年匱匱非餞莫敢用夫論事父母舅姑而言及於匱則是亦衆人之所用耳豈人君獨享者哉若或不然則季加莊伯安得而作之也雖非人君所獨享然惟餞乃用則其用亦味嘗敢易也觀其鑒皆作牛脊尾狀按易以 為牛而坤以順承為事故物之柔順

者 於牛蓋匱為盥手瀉水之具而義取於

理也若夫盥之棄水必有洗以承 禮圖所謂承盥洗棄水之器者是也惟以承器水故其形若盤抑嘗見有虎間飾以雙魚者為其為承水之具故也然古人稱之有曰匱盤而不謂之洗蓋盤以言其形洗以言其用而鼎崇義以以盥洗為二器所謂盤者正與此洗相類而洗復若壺形而無足又以菱花及魚畫其腹外與此頗不相侔然承棄水者宜莫若盤則作壺形者疑非古制矣崇義圖說稽之於器其爭矣不合者非特如此按圖而考者不可不辨也

鐘總說

聖人之作樂也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八音之始必原於律呂律呂之氣肇於黃鐘之生而平於中正則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其大不過宮其細不過羽或擊或搏或拊一合焉一止焉而樂由此以成矣然八音之器語其制作既肇於黃鐘之數而上下相生月律立間周一歲之月十二數而金奏舉其

餘絲竹之類必因鐘律以求協而同歸於和者為備

樂然則鐘固樂之始也其大者為特鐘則獨垂其一是律倍黃鐘之數而成者也其小者為編鐘是律數不信十有六枚而同一簠者也其有轉焉則大於編鐘而減於特鐘者也考之周官鼗氏所以鑄範者有兩樂而為銑銑間則有于而鼓 舞與之相次其上為銑角旋蟲以屬於簠而體備枚篆攏隧之飾焉且特鐘編鐘至於鑄之為器小大雖殊凡茲致飾惟一而已比先王之法也由漢以來浸失其傳故所以節鑿而長短異狀衡角旋蟲所就以固結而易之為係以

磬總說

古之為樂者有黃鐘之磬則特垂其一而為一簠若特鐘焉凡十有二數以為律之正聲而應月者也至於編磬則每簠所垂之數十有六蓋倍八音而成數者也火作磬之始記禮者謂叔之離磬蓋出於上古莫

知其時而古史考又以帝堯之世有所謂無句者為之也後代相因而周官則磬氏出焉其制則中高而上大者為股其下而小者於所當擊則為鼓上股下鼓分為倨句之勢以成磬而屬之於簞簞凡特磬編磬小大雖殊其制一也然書曰泗濱浮磬則磬以石為之必取諸泗水之濱者其見於堯舜之時然也春秋傳謂魯飢而臧文仲以玉磬告糴于齊則又知其用玉矣厥後逮于隋唐間凡設於天地之神則用石其在宗廟朝廷則用玉考其器之制作與夫所用如是而已矣今茲之磬非乃鑄金而為之或成

古器總說附

木

卷

象如獸之形成 雲雷之紋及觀其勢則無倫句磬氏之 謂先王之制作耶則求諸經傳而無所考 以謂非先王之制作耶則奠金鎔範精緻莫及固非漢氏已來所能為也扣之鏗然非以立辨在八音之內去石與玉而取此是未可知也姑歸諸磬以待夫博識之士意夫豈典藉焚於秦氏而泯滅其說者歟

鐸總說

古之作樂者鑄金以為器而鐘

鐘之類 求合乎律呂則特鐘也 二鐸以應律而

依辰位仍復有

有六數而同一虞則與

夫石磬相依以

韻兼之蕭管竿瑟高下清濁並

舉而樂

以成矣有所謂鐸于者則作樂之時擊

檢若晉鼓鼓人所職不必求合於律呂

周

官謂鼓人以金鐸和鼓釋音以金鐸

于正謂是

耳其製中虛椎首而殺其下

去古既遠斯器蔑

聞知之蓋寡至六

之宋方有得於蜀者以獻

始興王鑑其

銅馬係而垂之用器盛水以置其

下

而手振之與水相應聲若雷聲自茲復

其器者所以當時備充庭之樂而鐸

鼓相

古器總說附

木

卷

鐸鐸用為次列馬及觀之近代

為禮圖當時

未觀前製徒取諸昔人傳註之學而臆度以成式則有如孟孟之狀仰而係其兩旁以屬于簞虞固自以為得矣今觀斯器一出以照映其陋吁可嘆已惜夫世之相後不得而見焉使其見之寧不愧哉

鐸鉦鐸威總說

凡樂之作皆所以象成者也若昔王業之 自湯武已來蓋未嘗不先於以武定天下 亂也方其定亂之初總兵之事咸掌於司 而軍旅之行與夫臨陣對敵則有坐作進退之方進退坐作者必齊之以

鼓鳴鼓以進鳴金而退由是有鐸鉦鐃鐃之用焉及其者服暴者亡索弓束矢戢干戈而散馬牛則功成矣斯有象成之樂則取彼所以成功之事而形於歌咏由是鐸鉦鐃鐃復施於作樂之際也夫鐘磬必調於律呂而合奏則繁之絲木越之匏竹小大清濁雜比而為和凡此所主者樂之均也若夫鐸鉦鐃鐃則非假調乎律呂辭然並作特用以為節檢而與鼓相間故周官鼓人之職以金鐸通鼓是也執振之舞者視而為容焉如鐃之用乃其一類耳鐃即鉦也特器同而名異至若鐃則又為止鼓之器樂記曰復

古器樂說附

木

卷

亂以武武即鐃也以其舞畢而鳴鐃以治理之為亂也且舞有文舞為干羽所以象文有武舞為干戚所以象武詩稱值其鸞羽者謂析其羽而持之以舞乃文舞也其謂朱干玉戚則武舞也武舞執戚用示其威故耳凡茲數器原其始要其終合為一類故宜兼收以備古人之制可考而知其法

弩機鍛金錢硯滴托轅承轅輿轅飾表座刀

筆杖頭等總說

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故疑土鏤金載諸傳記莫不由夫智者創巧者和後世因之以為天下用而取法以

成焉不然則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藏乎王府時出而陳之復何意耶夫弩生於弓謂夫出自於越與吳讐敵而為之則爾然在商書固已有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之語足見弩機之設其來久矣今此則有機焉詩所謂公矛鏐鏐則已嘗見於成周之世矣今此則有鐵焉古之貴老為其近於親也老者其食多噎而鳩為不噎之鳥則賜之鳩杖今此鳩杖乃其遺制也奩者閨房脂澤之器自漢蓋有之矣錢則武鑄厭勝滿心之異硯滴則或具龜蛇之形各出一時之巧製也且器而百工備焉者車為多則托轅承轅輿夫致飾之物猶可觀也立表以測影則表之遺座猶足用也旂則有鈴在上刀則與擘相副杖若靈壽而以龍首冠之以至尊龍充乘輿之物鳩車戲兒童之樂銅梁備提挈之要事雖末務器則精工凡此諸物煎煉鎔鑄塗金錯銀雕鏤詰曲若蛟螭蟲魚之紋與夫奇葩異卉雲盤而水折者細若馬羣繁如蛛絲極天下之妙而為其觀美焉是雖異夫鐘鼎禮樂之器亦或可以取法故宜繼其後者也

鑑總說

昔黃帝氏液金以作神物於是為鑑凡十有五採陰